

南美丛林日记

江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切·格瓦拉生平 转

序言 埃内斯托与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旅行

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 转

一些澄清 转

前兆 转

发现大海 转

.....一段浪漫插曲 转

切断最后的束缚 转

治疗流感的药方 转

圣马丁—德洛斯安第斯 转

周边探险 转

前往巴里罗切的路上 埃内斯托写给母亲的信

(1954年 月) 转

七湖路 转

“我听到光着双脚的受苦人在般板上划桨击摇

摇摇 水.....” 转

好奇心的对象 转

专家 转



切·格瓦拉
私人档案



更多的困难 转圆

“大力士”旅程的结束 转猿

义务消防员、工人及其他 转猿

焦康达酒吧里的笑容 转圆

偷渡者 转远

失败 转怨

丘基卡马塔 转猿

一公里接一公里的干旱 转远

结束在智利的旅行 转怨

有关智利的回想 转圆

塔拉塔的新世界 转猿

在帕查玛玛的土地上 转猿

太阳湖 转远

前往世界的肚脐 转怨

世界的肚脐 转圆

印加的土地 转源

我们的“地震之主” 转猿

返回胜利者的家园 转猿

坚果壳中的库斯科 转远

万博省 转怨

继续向北 转猿

穿越秘鲁中部 转怨

我们的希望破灭了 转圆

总督之城 转远

沿乌卡亚利而下 转怨

埃内斯托致父亲的信(伊基托斯, 转猿
转猿年 远月 源日) 转猿

圣巴勃罗麻风病村 [转译缘](#)

圣格瓦拉日 [转译苑](#)

我们的小木筏 [转译圆](#)

来自哥伦比亚波哥大的信 [转译年](#) [苑月](#) [远日](#) [转译源](#)

前往加拉加斯 [转译园](#)

奇怪的 [圆世纪](#) [转译猿](#)

一些事后的想法 [转译远](#)

跋·前往迈阿密后又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 [转译怨](#)



切·格瓦拉
私人档案

切·格瓦拉生平

1928年5月14日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1928年5月14日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他是建筑师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1909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塞莉亚·德·拉·塞尔纳（1904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个孩子中的长子。~~）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他是建筑师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1909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塞莉亚·德·拉·塞尔纳（1904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个孩子中的长子。~~）



切·格瓦拉
私人档案

1943年由于埃内斯托的哮喘病严重发作，全家由布宜诺斯艾利斯迁至科尔多瓦的上格拉西亚。

格瓦拉是一个成员众多、收入丰厚、带有近乎激进的自由思想的中上层家庭。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属亲共和的反教权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拥护同盟国，同时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庇隆主义者。

1945年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他对文学、旅行与运动（尤其是足球与英式橄榄球）抱有浓厚的兴趣——虽然他的哮喘病使他免除了兵役。

1949年独自驾驶助动车完成了全长1400英里、穿越阿根廷北部的旅行。

1951-1952年完成了本书记载的纵穿南美的旅行。他的



旅伴是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广东潮阳人陈桂洪~~)。阿尔贝托比格瓦拉年长几岁,是一位思想激进的医生,他在治疗麻风病方面颇有造诣。

1955年摇格瓦拉成为合格医师,他在三年间完成了本应六年完成的课程。

开始第二次环拉丁美洲旅行。

在玻利维亚目击了当地的工人运动与 1954年国内革命后进行的平均地权改革。

1955年摇在危地马拉目睹了由哈科沃·阿本斯(~~广东潮阳人陈桂洪~~)领导的激进政府被美国支持的卡斯蒂略·阿马斯(~~广东潮阳人陈桂洪~~)颠覆的过程,被迫逃亡墨西哥。

在墨西哥遇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广东潮阳人陈桂洪~~)并加入他的旨在夺取古巴政权的队伍。格瓦拉是这支队伍中惟一的外国人,所以允许他加入是因为他是一名医生。

与秘鲁姑娘伊尔达·加迪亚(~~广东潮阳人陈桂洪~~)成婚。他们后来有一个女儿,名叫伊尔迪塔(~~广东潮阳人陈桂洪~~)。

1956年摇卡斯特的部队乘“格拉玛”(~~广东潮阳人陈桂洪~~)号抵达古巴,从此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反对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广东潮阳人陈桂洪~~)的独裁政府的游击战。

1959年摇游击战胜利后,格瓦拉被任命为卡斯特罗革命政府领导下的古巴国家银行行长。与阿莱达·玛尔奇·德·拉·托瑞(~~广东潮阳人陈桂洪~~)成婚,他们共生下四个孩子。

1961年摇格瓦拉被任命为工业部部长。在乌拉圭埃斯特角

城举行的泛美社会和经济理事会特别会议上,抨击了由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的在拉丁美洲建立“进步联盟”(~~古巴社会主义革命战争~~)的提案。在随后的四年里,他以古巴大使的身份出访世界各国。

1959年,格瓦拉为更直接地参加国际革命斗争,格瓦拉离开古巴。

他穿越非洲,最后参加了刚果的斗争。

1960年,格瓦拉返回拉丁美洲,组建一批游击队,旨在创造

“~~一个~~新越南”。格瓦拉本人乔装前往玻利维亚。

1967年,格瓦拉与玻利维亚军队周旋数月后,11月,格瓦拉在临

近巴耶格兰德的村镇被捕,后被巴里恩托斯(~~巴拉圭~~
~~总统~~)总统下令处死。



切·格瓦拉
私人档案

序言 埃内斯托与阿尔

贝托·格拉纳多的旅行

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

阿尔贝托·格拉纳多是一名生物化学家,也是埃内斯托的同学托马斯与格里高利的哥哥。是他提出让埃内斯托参加他穿越南美的旅行。当时是1952年,埃内斯托正在与一个来自科尔多瓦的漂亮女孩交往。包括我在内的全家人都确信他会娶这个女孩。

有一天埃内斯托宣布:“我要到委内瑞拉去,爸爸。”

你们可以想像我当时的惊讶。我问他:“你要去多久?”他说:“一年。”

“你的女朋友怎么办?”我问。

“如果她爱我,她会等着我。”他回答道。

我已经习惯了我儿子的心血来潮,但我也知道他对那个女孩很认真,我以为这会抑制他对发现新领域的渴望。我迷惑了。我无法理解埃内斯托。他身上有我无法完全揣测的东西。这些东西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现。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他对旅行的迷恋只是他对学习的热情的另一侧面。他知道:为了真正了解穷人的需求,他必须周游世界——不是作为停下来拍些漂亮的照片、欣赏风景的旅游者,而是像他那样,分担在每一个道路拐弯处发现的人类苦难,寻找这些苦难的



切·格瓦拉
私人档案



根源。他的旅行是某种形式的社会研究：用他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但同时也尽他所能解除苦难。

只有具备这样的决心与同情心、具备无法容忍苦难的心灵与情愿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意识，他才能完全置身于人类的悲惨境遇中，而世界上大部分穷人正不幸地处于这种境遇中。数年以后，回想起他的几次旅行，我明白正是这些旅行使他看清了自己真正的使命。

埃内斯托出发去委内瑞拉后，我和我的姐妹以及她们的朋友祖切蒂神父（~~云里雾里~~）一起吃午饭。祖切蒂神父因为他的自由思想在阿根廷很有名气。我告诉他们埃内斯托与格拉纳多在亚马孙丛林里的旅行以及他们在圣巴勃罗麻风病村所做的事。神父专心地听完我对麻风病人悲惨生活的描述，说道：“我的朋友，我自认可以为我的同胞奉献一切，但我向你承认：在热带缺乏卫生条件的环境里和麻风病人共度每一个早晨、中午与晚上，这是我做不到的。我的确做不到。我要为你儿子和他的朋友的人道主义与正直脱帽致敬。因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这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无比的怜悯与仁慈的灵魂。你的儿子前途无量。”

坦白地讲，我已经习惯于在幻想中经历埃内斯托的历次旅行，因此我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猜测他出行的动机。准确地说，他谈论自己的旅行时的那种轻松口气迷惑了我，使他所做的一切看起来像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他没有使用任何戏剧化的说法，装作一切不过是出于好奇，这也许是为了让他的家人放心。

经过很长时间以后，通过他的来信我们才知道他是在追随一种从未离开过他的使命感。他讲述的故事总是生动有

趣,而且带有一种讥讽的口吻,让听众总是搞不清他究竟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我记得曾经收到一封他从秘鲁寄来的信,信中说他正在朝北走。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有一年没有听到我们的消息,不妨到那些美国佬的博物馆里去找找我们的头颅标本,因为我们正准备穿越吉巴罗人的地盘,而这些人手法专业的猎头族。”我们知道吉巴罗人是些什么人,也知道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有把敌人的头颅缩水制成标本的习俗。这为一切增添了一种不同的色彩。玩笑结束了,足够多的真实感显现了出来。

埃内斯托决定出发探险时我通常都不会表态。当他告诉我他计划与格拉纳多一起出行时,我把他拉到一边,说:“你会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不阻止你,因为这也是我自己一直梦想做的事。但是,你记住:如果你在那些丛林中迷了路,如果隔一段时间没有你的消息,我会循着你的足迹去寻找你,我不会回头,除非我找到你。”他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我也希望这能多少约束他对危险的探寻。我总是要求他沿途留下标记,并且告诉我们他的行程。他保持和我们通信。他的来信使我们知道了儿子的旅行的真实性质。这些书信为我们分析了他所经过的所有国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包含了一些可以看出正在朝共产主义方向成长的想法。

这不是埃内斯托一时兴起的嗜好。我们知道。我们逐渐开始领会到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埃内斯托有实现他想做的任何事的潜力,但潜力并不总能代表一切:将梦想、计划与希望变为现实才是最困难的事。埃内斯托有自己的信仰,有实现目标的愿望,也有获得他想得到的一切东西的强烈意志。再



切·格瓦拉
私人档案

考虑到已经有大量证据显示出来的他的睿智 ,你可以明白他为什么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获得如此之多的东西。

他现在与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起出发了 ,去追随无数美洲传奇探险者的足迹。和这些探险者一样 ,他们将安逸、情感维系与家庭抛在身后 ,去寻找新的地平线。格拉纳多或许只是致力于发现新世界 ,埃内斯托也有同样的目标 ,但同时也带着对自己的命运的神秘而又确定无疑的认识。就这样 ,埃内斯托和他的朋友走在了当年西班牙征服者走过的道路上 ,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渴求的是征服 ,而这两个年轻人要找寻完全不同的目标。



一 些 澄 清

这不是一个逞强冒险的故事 ,也不仅仅是某种愤世嫉俗的记述 ;至少这些不是我们的本意。这不过是带有相同志向与相似梦想的两个生命共同走过的一段路。九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可能产生很多想法 ,上至哲学命题 ,下至像要一碗汤这样的卑微愿望——这与他的胃部的状况很有关系。同时 ,如果他多少能算是一个探险者 ,他就会有一些可以让其他人感兴趣的经历可以讲述 ,而他随意的讲述记录下来就很像类似于这本日记的东西。

事情就是这样 :硬币被抛出 ,在空中翻了几下 ,掉下来时有时是正面 ,有时是反面。人 ,万物的尺度 ,通过我的嘴叙述 ,再以我自己的文字记录我的眼睛看到的事。看到硬币正面的机会有十次 ,我却偏偏看到了一次反面 ;反之亦然。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我的嘴只是讲述我的眼睛告诉它的事。我们的观点是不是过于狭隘、过于偏激、过于草率 ? 我们的结论是不是过于武断 ? 有可能。但这不过类似于打字机如何诠释促使你敲下打字键时的不同冲动 ,那些短暂的冲动本身早已消逝了。除此以外 ,没有人应该对此负责任。写下这些字句的人在他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的那一天就死了。我 ,重新整理并出



切·格瓦拉
私人档案

版它们的那个人 ,已经不再是我 ,至少不再是曾经的我。在我們“带有大写‘粤’的美洲”的浪游已经使我自己改变得比我预想的还要多。

任何一本有关摄影技术的书都可以向你展示一幅满月照耀下的夜景照片 ,相配的文字会向你揭示在日光下拍摄夜景的秘密。但读者不会真正明白是哪种敏感的液体覆盖了我的视网膜 ,我自己也几乎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 ,因此你无法从底片上找出拍摄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我递给你一幅夜景图 ,你可以接受它或把它丢在一边 ,这并不重要。除非你确实了解我的日记所记录的景色 ,除了接受我的版本你别无选择。现在 ,我把我自己交给你 ,那个曾经是我的人.....



前摇兆

这是 1960 月里的一个早晨。利用 1960 号^①休假的机会我去了科尔多瓦。我们在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家的葡萄架下喝甜“梅特(皂碱)”饮料^②,一边评论着在这个“悲惨世界”中最近发生的事件,一边试着修理那辆“摩托(大力士)”^③摩托车。阿尔贝托在抱怨自己如何被迫辞去在圣弗兰西斯科德尔查尼亚尔麻风病村的工作以及现在他所在的西班牙医院给他的薪水如何之低。我自己也刚刚被迫辞去了工作,和他不同的是,我很高兴能离开那份工作。但我和他一样不安于现状,这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拥有一个不受约束的灵魂,我已经受够了医学院、医院和那些考试。

幻想把我们带向遥远的地方,驶过了热带海域,穿越了亚洲。突然,一个仿佛是我们的幻想的一部分的问题滑到了面前:“我们为什么不去北美洲?”

“北美洲?怎么去?”



切·格瓦拉
私人档案

① 当时的国庆日,用来纪念胡安·庇隆 1955 年从监狱获释。庇隆在 1955—1958 年以及 1973—1976 年任阿根廷总统。

② 阿根廷的国饮,一种草药茶,使用带有银制尖嘴的细长金属器皿从瓢形容器中轮流饮用。

③ 一种 1960 年代型摩托车,字面意思是“大力士”。

“骑‘大力士’嘛，老兄。”

这次旅行就这么诞生了，它并没有偏离我们一贯的原则：“兴之所至”。阿尔贝托的弟弟也加入进来。一轮“梅特”之后，我们约定共同努力实现这个梦想。下一步是完成找签证、担保和证明文件这些琐事以及解决所有现代国家为潜在的旅行者设立的种种障碍。为了在必要的时候保全脸面，我们决定就说我们要去智利。我在出发前的主要任务是考完尽可能多的科目的考试，阿尔贝托的任务是让那辆摩托车做好长途旅行的准备，同时负责研究路线。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的重要性，我们看到的只是面前尘土飞扬的道路与我们座下的摩托车在北行间吞噬的每一公里路程。



发现大海

满月的剪影悬在大海上,海浪上洒着银色的光斑。坐在沙丘上,看着连绵不断的潮起潮落,我们想着各自的心事。在我看来,大海一直是一个知己,一个聆听你所有的讲述却不会泄露你的秘密而且总会给你建议的朋友;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它发出的各种声音。在阿尔贝托看来,大海是一片崭新的、莫名其妙地令人心烦的壮观景色,这可以从他凝视每一层涌起又消逝在岸边的海浪时的专注眼神中看出。在将近14岁时阿尔贝托才第一次看到大西洋,发现大海开辟了通往地球上每一个点的无数条道路,这一发现令他震慑。海边的清新空气带着海的力量充满了我们所有感官,改变了它接触到的一切。甚至小狗“悦来藻-遭来藻”^①也在凝视,它扬起有趣的小鼻子看着银色缎带在它面前每分钟几次的散开。“悦来藻-遭来藻”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幸存者:一个维系我回归的纽带的象征;一个灾难的幸存者,装着它的小包两次从摩托车的后座上掉了下去,它曾经被一匹马踩在脚下,而且一直在拉肚子。



切·格瓦拉
私人档案

^① 埃内斯托后来送给他的女朋友齐齐纳的一条小狗的名字。齐齐纳当时正在米拉马尔度假。